

柳明 / 著

湖上女人



柳明 / 著

湖上女人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湖上女人/柳明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2

ISBN 7 - 5063 - 2586 - 1

I. 湖… II. 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1922 号

湖上女人

作者: 柳 明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9.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586 - 1/I · 2570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柳明

祖籍扬州，生于北京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，广东作家协会理事；编审。新时期以来，报告文学作品主要表现当代女性在磨难中沉思，在沉思中奋进，在奋进中实现人生价值。已结集三部：《南国女性》、《南国佳人》、《羊城十二钗》。其中多篇获省级以上优秀报告文学奖。同时创作了大量散文、特写、中短篇小说；中篇《消失的红枫林》收入《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》。总计近 200 万字。

一片美丽的土地，几个不幸的女人，她们
是我心中永远的爱和痛。

——题记



“文革”前一年，中国的一个著名的政治运动是“四清”运动。和历次的运动一样，上边一声令下，呼啦啦城乡到处铺开。

俞林女士，不，当时不兴称呼女士，都称同志。俞林同志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强烈要求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己，进而达到脱胎换骨的境界。应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，少数不怎么真诚的也被感染得真诚了，或不得不做出很真诚的样子。但俞林同志是真的真诚，这里还有个原因：她自小有个愿望，二十多年来也为这个愿望付出了许多心血，那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。这样，她就有着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充足的理由，因此也更积极地要参加这场十分重要，甚至关系到江山变不变色的运动。她一而再地要求组织无论如何都要批准她参加“四清”工作队。组织很理解她，却又为难。作为组织，不能不考虑她的实际问题，不过最后，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。这样，她就成了粤北农村望山“四清”工作团的一员。不



过，因为“实际问题”，她比其他队员晚下来十多天。

新历八月的最后一天的午后，湖上生产队的“根子”——开展“四清”工作依靠的对象——石妹到崩石大队部接俞林。这个“根子”是先俞林进驻湖上队的“四清”队员选定的。

与俞林、石妹一起走出大队部的还有个叫容芳的工作人员，她是省中医学院四年级的大学生。她来大队部办事，事并没办完，只是听说来的女队员是俞林，就转身跟了出来。走了几步，她扭头冲俞林说：“哎，俞林，我早就听说你了，盼着见到你呢！”紧接着她简单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，抿着嘴，有点诡谲却又不失友好地冲俞林笑。

俞林惊奇地望了一眼这个非常年轻、非常爽快的女大学生，心里不免纳闷：我人还没到，就有了“名气”，莫非她听到了我的什么事？这么一想，原先明朗的心蒙上了一层雾，脸上也表现出来。

容芳并没察觉俞林有什么异样，滔滔说着下来看到的新鲜事儿。

俞林转脸看着容芳，不觉被这女学生的模样吸引了：一头少见的浓密、蓬松、乌亮的齐耳短发，顺手一把抓在头的右侧，用橡皮筋绑紧；一双典型的南国姑娘的大眼睛，眼白比一般的要蓝，睫毛又长又密，看人时眼神专注率真；鼻头调皮地向上略翘；个子一米六五左右，而走路的姿势有点男性——上身两边微晃，还有点大大咧咧。她所说的话不失幼稚，却透着真诚。俞林心情随之好转了，顺口问了她一些下来后习不习惯的话。容芳回答得挺详细，说话间生产队到了。她指着一片绿树后面的村落，告

诉俞林，她所在的这个队叫崩石生产队。不过，她伸手要接俞林肩上的行李担，还要送俞林一段路。俞林肩上的担子，刚才石妹抢了好一会儿都没抢过去，容芳当然也抢不过去。俞林趁机换了肩，说：“不，你不要送我们了，我们得快去生产队报到，我本来就晚了好些天了。你回去吧，以后大队开会，我们见面再谈，好吗？”

容芳只好站住了，年轻的脸上有些失望，别了一下头，干脆说：“好吧，明天我去看你去。”她目送俞林和石妹沿着红土路上坡，直到她们的身影消失。

俞林和石妹在凸凹不平的红土公路上急步走着，脚下扬起尘土。节令正值处暑，这季节的午后，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。这里虽属粤北山区，却不凉爽。四面环着的山不高，全是石灰岩，形成了一个盆地。山上没什么树，灰白的大石头，每一块在太阳下都燃着一把火。上下左右的“火焰”都聚到了一块，盆地成了个大火盆。要是把浸了一两个钟头的米撒在地上，一定能“蒸”熟。地上人、牲畜、草木、庄稼都在“劫”难逃，连此地的苍蝇都热蔫了，黑沉沉地趴在一切不被人干扰的阴凉地方。

俞林的行李，一头是包扎得严实的铺盖，一头是装着口盅（沿袭战争时期的习惯，不叫茶杯，叫口盅）、肥皂盒之类的日用品。这是干部下乡的标准担式。多数是一头沉，挑起来要能走得溜嗖，须懂这上的学问——行李与肩头支点的距离要符合力学原理。在农村，这真不算什么，几岁的孩子都掌握得好，可对初担行李下乡的知识分子却是个不算小的体验。不过，俞林这时已是个老手了，所以她担着走得既稳当又快，以至石妹紧着捋两条腿，一点也

不敢打磕。女干部下乡，天无论多热，都不能穿裙子，到不是怕太阳的紫外线，也不是不方便，是成不成体统，没这规矩。俞林特意穿了膝盖和屁股上都打了大块补丁的裤子。没走多远，她就感到从草帽盖着的头顶到脚心，几乎没一处不被汗水浸透，手虽然不断甩去额头的汗水，眼里还是渗进去了，淹得睁不开眼，嘴不时地还要啐出一口咸涩的唾沫。记忆中，她还没经受过这么厉害的热，热得她真想扒了皮。这时她才注意到，石妹的头就暴晒在大日头下。她撂下担子，从铺盖的绳子里抽出伞，撑开，递给石妹。

“我不怕噢，我不怕噢——”身高顶多一米五的石妹，兔子般灵巧地跳开。“我不怕噢——我热惯了，热惯咧——”她趁俞林追着给她撑伞的工夫，兜回来，一把挑起了俞林的行李。

俞林只好为石妹撑着伞，空肩走在石妹身边。

“你也是大学生吧？”石妹问。“大”字在客家方言里发音“太”。

去年俞林参加“四清”试点也是客家地区，对客家话的一些发音觉得挺新鲜，有的乍听她不由得想笑，像“大”字，发音“太”，“妈”字，发音“咩”，现在她已经习惯了。她马上回答：“不是呀，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啦！”俞林操着硬邦邦的客家话说。

“阿咩（妈）——还这么嫩！”石妹说着站住了，细细地上下打量俞林，真诚地赞叹着。

“哎，我不像你，天天不是日晒就雨淋，我寻思，你们客家的妇娘要是到了我们北方，个个都能当劳动模

范！”俞林说着也细看石妹。枯黄、稀薄的短发对分着，两只白铁皮的发卡紧趴在头皮上，和容芳恰成鲜明对比。小鼻子小眼薄嘴唇，眼珠也发黄，皮肤倒是白净，而且是那种太阳晒时发红，过后又恢复了的那种。一白遮三丑，所以她让人不觉得丑。再说，那时也不兴什么（也不敢）外表美，更何况，她是“根子”，政治上可靠，这才是第一的美。还有，她又爱笑，有事没事她都要笑一笑，给人很慈爱、善良的感觉。这一切，都让俞林很快对她产生了好感。

石妹往前走着，嘴里还叨叨念念：“我以为你还是大学生呢……”

俞林身上也确实还有大学生的气息。一张圆脸很饱满，一对丹凤眼，眼角往上吊；一双没经任何修整、从眉心向上扬起、近眼角又弯下、长而浓黑的眉毛；两个嘴角一抿，透出真纯和倔强。这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丽，是大方、端庄的气质。重要的是她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只有大学生才有的朝气和神气。她要是那么随意地一别头，把胸前的辫子甩到背后，就更像了。也是这些，使她这一年多在粤北山城的一些场合显得挺突出。其实，在大城市，像她这样的年轻女知识分子到处可见。

“你也很年轻啊！”俞林说。

“阿咩（妈）——我？你几岁了？”

“二十八了。”

“阿咩（妈）——我三十三啦！老啦！”石妹的语气挺夸张，说完哈哈大笑起来，有点没来由的开心。

俞林陪着笑了几声。她想，这“根子”老“阿咩、阿

咩”的，许是如北方农村女人动不动“妈呀、妈呀”的，但这么说显得有趣，简直是逗笑。她又独自笑了。过后，问：“你的仔该不小了吧？”

……石妹犹豫着，扭脸瞧了俞林一会儿才说：“刚四周。”说的音调和刚才分明不同，说完紧着走，不做声了，半晌好像才想起来，问：“你的呢？”

“我女儿也四岁，儿子两岁，我妈帮我带。”俞林因为肩上空着，说着纯是家长里短的闲话，走得轻松，就随意地左右看。近旁的山，因常年风化，裂成的一块块奇形怪状的石头都没棱角，层层叠叠垒着，错落有致，不高，有点儿像公园里人造的假山，只是公园里的没这么长。石头夹缝里杂草蓬勃，黄的白的紫的野花点点，间或有几棵七扭八歪顺势长的小杂树。尽管这种山也蛮有趣味，可她不敢盯着看，因为每块石头的“火”都直喷过来，烤眼睛。另侧是荒地，长着过人高的茅草，一派桀骜不驯。看起来，对面的山似乎比这边高，泥土大约会厚些，因为山上的树明显多了。俞林浏览着，虽然看哪哪都让她的眼睛出汗，心情却不错。

“你又年轻又有文化，有女也有仔，好命噢……你老公对你一准好吧。”石妹的思绪还牵在俞林的身上。

“嗯？”俞林立时收回目光，好像没听明白石妹在说什么，但马上，心里又犯了疑：莫非她也知道了什么？不会吧。她要是知道，我昨天领了离婚证，不知该怎么一迭声地“阿咩（妈）——”呢。唉——俞林的心不由得一沉。实在说，她急不可待地今天一大早就下来，为的就是逃开许多人同情或好奇的目光，没料，容芳和石妹也是追

着问这些，她的心骤然又乌云堆起。眼看雨来了。这时一只大鸟在她们头上两米高的空中“嘎——”地叫着掠过，飞向近旁的山顶。俞林的思绪一抖，回到眼前，镇静了，她仰头盯着大鸟飞去。这么大的鸟，飞得这么低，她头一次见到，顺口喃喃着：什么鸟啊？

石妹闷声闷气接过话，“叫大鸟，吃田里的老鼠。”

后来，两个女人各想各的心事，都不做声了。俞林便只觉得要热昏了。她们沉闷地沿石山转了两个弯，前面出现一片茂密翠绿的竹林。

“到了，到了。”石妹说。

石山明显高了，树也多，草也旺，山下不见裸着的石头，一人高的杂草和大朵大朵蔓生的白花缠缠绕绕盖严一旁的山坡。一丝丝阴阴的凉意从山坡漫来。待走上完全遮住了阳光的竹林小道，四周的沁凉立时渗入七窍，顺着嗓子流进心里，又沿每根血脉散到全身。刚才热得简直要窒息，这时缓了过来。俞林长长地舒了口气：“啊——”

走出竹林，迎面是一块水泥禾坪。一旁的山，使劲仰头也看不见顶，上面树木茂密，明显有果树，散发出阵阵酸甜的香气。俞林判断，这该是黄皮，闻着就让人流口水的姜黄色的小果子。山下的石头有好几处往外渗着水，都长满厚厚的青苔。沿山脚，一溜儿泥砖房，是牛栏和农具房。牛儿们在休息，无聊地反刍或甩着尾巴轰牛蝇，间杂几声有气无力的“哞——”禾坪的另面是直铺到对面山的片片相连的禾田。

有股“哗哗”的流水声，原来禾坪下面，有条水圳，它是湖上的上几辈人一锹一锄一块块石头引来的崩石河的



水流。石帮石底，一米多深，清亮明澈。

不远的田里，错落地突兀着几个十多米高、造型各异的巨大石柱，有的顶上有几棵树，有的剃着“光头”，模样有点桂林“独秀峰”的影子。

俞林的目光一触到这几座“独秀峰”，心立即雀跃：啊——

离禾坪不到四丈，依着山有个大院，门楼虽已陈旧，但还周正，只是两侧的墙皮只剩下斑斑点点的白灰，露出的黄泥砖，在风剥雨蚀中不少都失去了棱角。不过，两尺高的石头墙脚却有股毅然的气概。这是湖上生产队的前院，后面还有个院落。湖上生产队就由这两个大院组成。

这时前院的门楼阴影下睡着两条狗一只猪，一个赤膊的老人倚着门框坐在石条门槛上打盹，头沉沉的低着，嘴里淌着涎水。四下寂静，流水声显得越发的清脆、欢畅。

石妹直接领着俞林进了前院。她们迈进院门的时候，竟没惊着睡着的老人和猪、狗。院落全是大块石头铺的，烫脚。上了一个台阶，石妹在上着一把旧式大铜锁的门前放下行李，对俞林说：“你睡这屋。”

两扇屋门中间的缝儿有两指宽。本来，“四清”工作队员是该与“根子”三同的，即：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按说，俞林该和石妹住一起。路上石妹已告诉俞林，前天离开生产队的那个男工作队只是在她家吃饭，和另家贫农的仔睡一起。因为她家只有一间睡房一间灶屋，所以队长特地腾出队上一间屋给她住。她老公前几天用了一个工检修了屋瓦，现时不漏水了。

石妹撩起前襟，掏出铜钥匙开了门。

进屋前，俞林转身看了看这个院子。除开门楼，大半是灶屋。常年烟熏火燎，加上外边阳光太亮，敞着的门像深不可测的洞口，不见一个人影。两条狗趴在阴影里吐着粉色的舌头喘息，它们对她这个陌生人竟没一点警惕性，没吠一声。一侧大屋的两端各有一个小门，里边是两条巷子，好像挺深的。她迈进新居，靠墙已支起一张单人铺板，木板的后窗，大小如豆腐板，木窗的合叶随时会脱离窗框，下面是一张挨墙的三条腿小桌，床对面的墙边有条用泥砖支起的二尺宽的长竹凳。屋顶的一角，陈年的蛛网和一条条的尘絮纠缠在一起。这些一点也没让她吃惊，因为试点时的住处已使她经受了锻炼，她心里已做好了比这更坏的思想准备。真的，在她，这并不算什么，她心里想的就是下来经受苦难和贫穷的。她潜意识里甚至有让苦难和贫穷帮助她摆脱心里的委屈和苦痛。所以，她神情很自然地马上解行李，和石妹商量怎么挂蚊帐。

突然，从后窗传来一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叫，接着是肉搏中的厮打声、恶毒的诅咒、孩子的嘤嘤啼哭和老人颤抖的乞求，它们混在一起，格外凄厉以至恐怖。

俞林惊得停下手，睁大双眼望着石妹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蹙眉细听，又一句也听不清。

石妹“阿咩（妈）——”着拔腿跑出去。

俞林没迟疑，后脚跟出，沿着水圳往后院跑。进了后院门楼，迎面的一间屋门外已聚了一堆人。石妹使劲挤了进去，俞林留在了外面。

“做什么呀？阿咩（妈）——冤枉——来，文仔，不怕，不怕。你两公婆做什么呀？啊？看把仔吓的！”石妹



大声呵斥阿花和启文两公婆，然后问为什么吵。

屋里已有启文阿爸和另两三个男人在劝了，有人拉着阿花，有人拽着启文。

“你们别管，让他打！你打，打，有胆，你当人讲讲你怎么做的！打呀！”阿花虽被人拉着，还是挣着逼近启文，大声挑战。

启文阿爸乞求着：“媳妇，你……莫……”有人又推又拉启文往外走，老人就住了嘴，转向门口嚷：“让我们出，让我们出！”

启文阿爸先出来，后面跟着耷拉着脑袋的启文，他的脸通红，两条裸着的胳膊上有几条红痕。劝解的男人随后也出来了。

这时石妹出来喊：“俞同志，你进来。”

围在门口的人这才发现俞林这个生人。他们已听说要来个工作队，上午石妹也说过要到大队去接，看来她就是了。于是人们让开，目送着俞林进了屋。

俞林刚进去，阿花赶快端把竹椅让她坐。俞林谢了，没坐，看着石妹，又看看阿花。屋里虽暗，也看得清阿花身量高，体态丰满，一双眼大而明亮，也许因为泪光，水汪汪的。脑后的一条粗辫子已半松了，这时还在喘着粗气。

石妹为阿花和俞林彼此做了介绍，然后对俞林说：“没什么大事，为一块木薯饼，她给仔做了两个，老公吃了一个。”说着把文仔交给阿花，“工作同志刚来，正吊蚊帐呢。”

阿花有点歉意地低下头，搂着自己的仔。



俞林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咩——”随着一声似羊叫的声音，一张肮脏布满“豆坑”的女人脸探进来，上身往前一倾，眼看就要扑在地上。

石妹眼尖腿快，一个箭步蹿过去，接住这个女人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架着她，大声嚷着：“你呀，什么事你都要凑热闹！你说，你要摔了，哪人担得起？！都这个月份啦！”之后，她对俞林说，“她叫凤娇，打小残疾，是保管的嫂子。”

凤娇够可怜，也算有志气，挣脱石妹的支撑，左脚尖点着地，身子倾斜，整个身子由右腿撑着，她的右手腕僵硬地勾成个直角，拇指和另四个指头痉挛般直直地挤在一起，整个胳膊紧贴着右肋。站着，像世界著名的比萨斜塔，倾斜而不倒，让看的人揪心。头发本在脑后扎着，左耳边耷拉下一大溜，上面粘着碎干草。她颠了几步，坐到近的床上，冲着阿花“咩咩”着，她是在劝慰。

俞林一句没听清，不知别人听清没有，这时也不好问。

石妹告诉俞林，凤娇任什么农活都干不了，家务也只会用左手烧烧火。老公不像一般男子佬能使牛犁耙田，挑秧常和秧一块翻到田里。队里照顾着，给他半个劳力工分。

凤娇显然全听明白了石妹说的话，小声嘟囔着，似是不满。

这回俞林问石妹凤娇说什么。

“哪人晓喔！”石妹瞥了一眼凤娇，但马上又笑出

声：“别看她行动不方便，哪处有热闹都赶过去。”

俞林刚才听石妹说凤娇“都这个月份啦”，就细看了看凤娇，肚子只略微凸一点，想已有六个月的身孕，心里不免生出同情：真难为她了。

“阿婶——”一个嗓子沙哑的妹子急乎乎迈进来，神态透着有胆量。她走到阿花身边，拉拉阿花的手，又摸摸文仔的脸蛋，欲言又止。她真不知该对这阿婶说什么，她还小，才十六，对两公婆的事还不大明白。转脸看到俞林这个生人，更张不开口了。

石妹又告诉俞林：“这妹子叫仙娣，”她的话还没完，被仙娣拦住了，“得啦，阿婶！”

阿花渐渐平静了。

石妹又劝了阿花几句，招呼俞林一块出了屋门。仙娣驾着凤娇，随在她们后面。

还没出后院门楼，俞林闻到一股茉莉的清香。迈过门槛，眼前是几棵高大、枝叶浓密、垂着无数条长须的榕树，它们固着水圳上高高的土堤，也洒下一片清凉的浓阴。几丈外，沿水圳高坡有段半人高的茉莉，团团簇簇的白花疯了似的开着。刚才因为跑得急，没注意到这些。阿花家的屋本来就闷热，又遇上这码事，她早一身汗了，这时顿觉舒畅。然而，她的心还被刚才吵架的事扯着：这阿花大约不好惹。这么想着，顺口对石妹说：“这么点小事，哪值这么打架啊？”

“哎，你不晓。”石妹两眼神秘地朝后看看，凑近俞林，“转你屋讲给你知。”

石妹进了俞林的屋，几步走到小桌前，欠身伸臂关上